



钱钟书先生的题词

“82年年初，春节过后，我经过北京，一个认识钱钟书的朋友说，钱老先生送你一张字！不大的一张毛边纸，八个字，是鼓励我的意思，毛笔，盖上他的印。我当时受宠若惊啊！钱钟书很牛的，据说许多有头有脸的人向他索字他都不给的。”

万峰万分遗憾地说这张字很可惜地一时找不到了。“我们通过几封信，只拜见过他一次，他很提携后辈的。”

83年万峰回到杭州，买了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、《围城》，寄到北京，希望钱老先生杨绛先生题词签名。“他们都签了盖了章寄回来了，说明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他们脑海里留有印象。”

古典文学研究生的诗歌注解

万峰那篇被钱钟书先生表扬的古典文学研究生论文，是关于毛泽东诗词的。

“有些观点，不是吹牛，没有人能超过我，只是没有人会注意。呵呵。曾经有一个江苏的文摘报有个人介绍我的文章，他说，我对毛泽东诗词的一个解释，就是《沁园春·雪》那句‘须晴日，看红妆素裹，分外妖娆’，没有一个解释得比我好。我根据钱钟书的文学理论套用进去，非常贴切。”

马上熟门熟路解释开了：“红妆和素裹，你怎么解释？把祖国母亲比喻成美丽的的女性，女性红妆，衣服华丽，鲜艳夺目。那怎么叫‘红妆素裹’呢？下了大雪，‘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，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像，欲与天公试比高’，这都是白的。一边是‘红妆’一边是‘素裹’，不可能同时存在。有人解释祖国母亲穿着很漂亮的红衣服，大雪覆盖在她的身上。这种解释有意思吗？很没有意思对不对？这里就运用到文学上的理论。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，有实写，有虚写，颜色有虚实之分，红妆是虚写，是要靠你的想象的，形容祖国母亲的妖娆美好，来了一场大雪，让祖国母亲披上了一袭银装，白，银，这是实写。这不就解释通了吗？”

1979年，万峰考上研究生，刚好钱钟书的作品重新出版，他就买来读了很多。“钱老的学问很独到的。读《管锥编》你可以长很多知识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知识，包括思

辨、哲学、人际关系。你不要看他这一小段那一小段，学问深了。”

对钱钟书先生总结的“通感”，他也相当有感触。“比方说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，闹是让人觉得锣鼓喧天，或者蜜蜂嗡嗡响。我记得1980年在内蒙古，春天，大概是3月12号去种树，正好山谷里是漫山遍野的杏树，我第一次感觉到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，也不都是红的，白的，黄的，漫山遍野的树，没有叶子，全是花。哎呦，你真的能听到声音。”

真正的大师应该深入浅出

“我很喜欢通俗。无论是原来在电大给学生上课，还是电台做节目，都要考虑通俗。”

万峰很佩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。“我拜访过他，非常欣赏他的文风。他是世界公认的美学家，但是和某些美学家比起来就不一样，某些美学家也很有名，但他们很喜欢玩概念，你很难看懂，但是朱老先生他能够深入浅出。什么是美？能够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地告诉你，这才是真本事！”

万峰曾经拜访过朱光潜先生，“聊了很久，说来我和朱老先生也算半个老乡，朱老先生是安徽桐城人，我母亲也是桐城人嘛。他送了我很多书。人家也有高深的理论啊。写文章一定要让老百姓能看懂。就像白居易说的，我写的诗歌马路边摆摊的老太太也能听懂。你不要故作高深，故作高深谁理你啊，本来就是大众传播。”

在“伊甸园信箱”的片段里，若仔细回味，也能发现深入浅出的影子。万峰说：“节目里说的道理，包括大道理，没有一条是万峰发明的，都是古今中外人类的共同的道理，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，只不过是万峰的方式说出来，那可能就有我一点点的特点，可能好玩一点，通俗易懂。”

写文章是天生的

话题又转到文章上来。万峰一直感叹，写文章是天生的，和文化程度高低没什么大关系。“我的父亲农民出身，文化程度也就初中毕业。当过兵打过仗，后来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，居然是个很有名的记者，他很会写。1931、1932年，上海抗战的时候，他就在前线采访十九路军，他写了很多时事评论，当然不一定观点正确，但是他很能写。”

读的是古典文学研究生，万峰后来发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合作研究。“我比较开朗，比较活跃的，我的兴趣不在搞研究，我的兴趣就在关注现实生活，所以我想从事新闻工作，所以1988年下决心调到电台来。”

现在的万峰，跟研究诗词，给郭沫若诗集作注解的日子已经很久了，不过平时也爱翻一翻家里的古典诗词、古文等书籍。“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没事念一念非常好的，也可以消遣消遣的，无形中对你来说也是很好的修养。古典诗词是很美的。”

碟片以及电子产品发烧友

“伊甸园信箱”从1996年年底开始播，已经12年了。对于这个红节目和被称为明星主持的自己，万峰说：“说真心话我不喜欢突出我个人。我个人没什么，我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人，我又不算明星，他们有些人把我和明星并列，那是扯淡！我觉得我连名人都不是。我们这些搞传媒的出点小名气不算什么名人，只能说我的节目有名，我这个也是很普通，和老百姓一样。”

对于会不会一直做这个节目，万峰笑笑：“不可能的，我已经退休两年了。要看电台需不需要，领导要不要我做。我当然愿意做了，我喜欢做这个节目。但是喜欢我也不能永远做下去，我毕竟要老的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70岁，如果说我身体很好，中气很足，头脑很清楚，也许做到70岁也可以。哈哈，开玩笑的。哪里能做到70岁，那要成老妖怪了，不行的，哈哈。”

万峰现在很忙，帮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，去年还在一个电影里客串了一个黑帮小老大。对于生活，他很简朴：“我希望第一，身体要好；第二，干我喜欢干的工作。这样我就满足了。至于钱啊，房子啊，我都不在乎。这些东西不去管它。有的住就好了。我的房子很小的，我也不去折腾关注买新房子买大房子，我也没钱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就算我买得起汽车，我也懒得去开，开它干嘛啊，往哪停啊？我也不年轻了，我也不像年轻人开着个车到处骚包，这里玩那里玩，对物质需求不太关注。”

万峰现在是个影碟收藏发烧友，“主要是电影，还有讲历史的，讲科技的，比如英国BBC拍的宇宙，人体的健康啊，大脑的秘密啊，五官的奥妙啊。我今天还买了宇宙，探

讨宇宙的问题，他们确实深入浅出，都是著名的理论家用图像声音文字表达一些很深的东西。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我很喜欢这些东西，世界地理啊，动物世界啊，欧美的故事片、文艺片、战争片也很喜欢看。”

另一个爱好是关注电子产品。“家用电器啊，DVD机器的发展，最近还想去买个好的。数码相机也喜欢，我当然也没怎么玩，但我喜欢关注这些东西。数码相机折腾了七八个，买来不喜欢就送亲戚朋友了，哈哈。”

也许，下次你可以打电话进去同他聊聊买哪个型号的数码相机好，或者哪个笔记本电脑性价比更高点儿。

别一代不如一代

听万峰聊以前的事儿，很多时候都觉得，把这些经历写下来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
“出生在北方，祖籍东北，在南方待了十年，在西北又待了十几年，总的来说，东南西北都有些了解，对我的人生也是有影响的。最苦的日子在青海唐古拉山，海拔4800米，非常艰苦，缺氧，低气压，这样的艰苦生活对我也是一个锻炼，也是一种精神的财富吧。虽然现在让我再去打死我都不去了，但毕竟年轻过艰苦过，所以一个人啊，是要适当地吃点苦。”

“现在想想好像挺浪漫的，唐古拉，江河的源头，骑着马背着枪，浪漫什么啊，弄不好我就死在河里啦，弄不好我就被狼吃了。唐古拉的河又急又冷，四五月份都是冰水啊。人的经历不能自己挑选。还是应该勇敢地面对吧。”

“那时候在青海，我工资还挺高，是全国大学生里最高的。那时候我是所谓的大款，现在不是了。哈哈。那时候回杭州，要么楼外楼要么知味观，经常去吃饭的。那时候这边的大学生才四五十块钱一个月，我在那一去就一百多嘛。我回到杭州一看，东西那么便宜，猛吃，哈哈。那边什么都吃不到。”

他很感慨地说：“人要有精神的支柱。跟老一辈的文化人比，我们是很不行的，但我们好就好在还看了一点书，我们还接受民族的传统，多看书多学习，传统的一些东西对我们是有所影响的，不像现在，尤其80后，狗屁不通什么都没有，旧道德没有新道德也没有。”

“不过总有一个过渡，你们赶上的时代，对你们来说是个过渡时期，思想会混乱，要慢慢摸索，总会慢慢变好的。我们这代人都差不多该退出历史舞台的。哈哈。”

手记：

此前电话采访过万峰几次，大多是关于一些社会问题，杨丽娟啊，陈冠希啊，通常都是劈头盖脸痛快淋漓的一顿骂。打电话约采访，近下午两点，他说，我刚刚上海回来，在吃饭。

这些年，他接受了很多采访，他真的很红。他说，你去网上看，我已经说了很多了，都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
我说，那就说说新书吧。很有意思啊。

他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：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我就担心没可读性……

真没想到万峰会担心，会不自信呢！

约好了专访，我又说，要带摄影过去拍照的。他不同意，有点生气地讲，每次你们拍照，都不给我传，我一张都没有的，你们拍了要多给我传几张啊。

年纪小的时候听万峰的“伊甸园信箱”，很多时候当笑话来听的，因为被万峰怒骂的听众实在太欠揍了。后来大了一点，才觉得，里面的很多东西，要在时间里一点点沉淀，才能明白。我想，很多人也都是有这样的转变吧。

最好玩的是万峰压低了声音讲他最怕写工作报告、年度总结，有一种想想就要抓狂的表情。还有讲到他高中的语文老师，就喜欢作文要华丽，要辞藻丰富，要善于用形容词，万峰说：“我最讨厌了，该用的时候用一点，不该用的时候干嘛铺张对不对？”

很高兴看到了“电波怒汉”背后的万峰，而此时我很庆幸我是个记者，因为，还可以把这些和你们分享。